



开栏语

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。
今天,是世界读书日;今天,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山西太原举行;今天,我们的“山河读吧”和大家见面了!
开宗明义,“山河读吧”是读书人、写作者、荐读者和出版者等爱书人的精神家园,是作品展示、思想碰撞、心得分享、切磋砥砺的交流平台。我们将依托线下和线上渠道,以讲座、论坛、对话、评论等形式,为营造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的社会氛围尽绵薄之力,吸引更多人关注阅读、参与阅读、知行互济。
“我生有涯愿无尽,心期填海力移山。”让我们相逢于此,从此出发,从此同行。

《长城小张》:一个进城农民“平庸而凶险”的生活

□ 吴修明



“小张一度是个流民,名叫张选,其故事既平庸且凶险。他家远在山西省最北部一个荒僻小村,地属大同市阳高县长城乡。”
一改往昔重大题材全方位、大视角的写作方法,赵瑜的中篇非虚构作品《长城小张》,从一个进城求职职工的塞上农民小张入手,以小切口切入“农民要向何处去”这个千古一问。2025年乙巳蛇年刚过,《人民文学》第二期发表《长城小张》后,网友频频转发,好评如潮,仿佛走进他当年《强国梦》《兵败汉城》《马家军调查》全民阅读的氛围中。



撑,没有机会进入城市主流,经商入仕进退两难,城乡两头不靠。

漠视当代社会激烈且艰难的变化,忽略经济转型发展、科技进步大主题,没有理解“百年不遇之大变局”给国人带来的身心变异……文学或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难以被读者、被人民群众接受的尴尬境地。文学来源于生活,有血有肉的作品必然来自有血有肉的生活。作家只有把人物、事件放在时代大背景下,才有可能创造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。赵瑜说,作家写作,不是方法问题,而是“目的”上出了问题,就是说,要解决作家是为谁来创作的这个初始问题:一句话,人民性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离开人民性,离开丰厚的土壤,作家将无枝可栖。

小说是语言的艺术,其特点是生动具体形象,情感丰富,节奏感强,同时要善于利用地域特色与方言的特点。《长城小张》之成功,还在于作家娴熟老道的语言驾驭能力。有论者认为,通过张选,大家读出了久违的赵树理语言风格。通篇看,张选的语言习惯行为动作,不是标语式报章宣传,没有官话套话,也不是经院书生语言,他带着浓浓土气息浓郁的大白话,晋北方言,是鲜活的带露珠的老百姓喜欢的文字。非虚构作品要求故事细节必须真实,或曾经发生过。比如里面写到的那场龙卷风,确实就发生在千年不遇的阳高县,今天村里许多农民都记得,“家里的东西都上了天了”,这句话是赵瑜在访问当地村民时听到的,县志上也记载着。张选一家人的姻亲结构,奇异离奇的婆媳关系,父子关系,夫妻关系,子女关系,也是被作家潜心挖掘梳理整理出来的,它们形成了作品对读者的黏性,因为好奇,读者渴望解密,探索异样的婚姻、家庭真相。这就是文学作品的魅力。
社会不同阶层尤其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,张选们的未来,选取“长城”这一特定符号所隐喻的意蕴,作家创作的立意与技巧,由方法而目的这一立场,新闻学与文学性的合体造成的作品可读性(悦读)与传播力……由《长城小张》引发出来的热点话题,于文本艺术思想内外,许多问题颇值得深长思之。

相关链接

3月23日下午,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举办的赵瑜非虚构新作《长城小张》研讨会在文学院会议室举行,研讨会旨在从理论创新与现实意义两个维度,研讨《长城小张》在当下的学理价值与时代新意。现将部分与会专家观点摘要呈现如下。

像《长城小张》这样的优秀作品是AI不可能取代的。纪实文学写作并非靠几本日记就可以完成,而是需要大量艰辛的采访、调查工作,要在实地调查、材料整理和历史论证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写作。

——杨占平(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副主席)

《长城小张》是一部传记文学。从张选这样一个农民个体四十年的个人经历,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社会历史互动关系出发,赵瑜这部作品可以被看作是“人民历史观”的充分证明。同时,他也对作品返璞归真艺术手法的运用,人物形象本质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阐释。

——段崇轩(山西省作协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)

《长城小张》虽不是作家众多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,但却可以说是一次探索新路的重要尝试。小张身上饱含着历史与现实的信息,饱含着改革开放后四五年来农民进入城市的艰难、挣扎、痛苦。

——鲁顺民(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)

《长城小张》之所以会引起如此热烈的讨论,说明它有着巨大的可以被阐释的空间。赵瑜是以非虚构的方式抵达艺术真实,小说家则是通过想象、虚构的路径,抵达艺术真实。当然,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,都不可能抵达绝对的客观真实。如果说当下时代流行的报告文学很多是国家叙事、宏大叙事,那么《长城小张》就是个人叙事,日常叙事。

——王春林(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)

中国报告文学探索新路的一次尝试——赵瑜《长城小张》研讨会会议纪要

好作品是耐心打磨出来的

宗旨不变,手法出新,这对作家是一大考验。《长城小张》,特点是故事取胜、语言节奏感强、叙述创新,颇有赵树理语言风格,让我们读出了当代农民的酸楚奋斗路,探索的是中国农民改变命运的艰难步履,路漫漫。不重复自己,每部作品皆出新,这种写法,对作家无疑是一次次巨大挑战。可以说,《长城小张》是文学创作中“方法”与“目的”的完美合体——吸收多种艺术门类的长项,建构新型纪实文学作品,赵瑜一直走在探索的路上。

文学作品魅力在于悦读。《长城小张》,好比一部反映当今农民生存状况和城乡变迁的悬疑小说,故事情节设计编排得悬念迭出,扣人心弦。这部作品由20个短篇组成,简短紧凑,起承转合,这种叙述方式,乃虚构小说味道,不知真相的读者甚至会把它当作赵树理作品如《小二黑结婚》来读,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故事,布局精巧,层层推进,现场感、代入感十足,让人急切地想知道下一步的命运,密切关注着主人公的命运转圜。回答如何洞悉张选这么多的故事细节时,赵瑜说,接触几十年了,他很注意张选的语言举止,还去过他老家阳高县两次,有意识地记取场景、典故、言谈,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有了真实而切实的感受。吃饭时遇到张选聊家乡事,他留意记下来,长年积累厚积薄发,便有了今天的《长城小张》。

好作品是耐心打磨出来的,也是拿时间熬出来的。从事文学事业近半个世纪,在已出版的几十部作品里,赵瑜与主人公的接触时间,往往按年为单位,有的甚至十年二十年一直关注,将个体事件放在历史长河里打磨。这种神奇的写作方法,在《长城小张》里有充分体现。就是把整个故事场景精心设计,找到读者兴趣点,采取过去“说书人”的方法编排情节,一环扣一环,疑窦不断逐一掘进。

“张选”应该有条件进入文学史

文学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人物塑造。无疑,《长城小张》里张选这个人物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,他一直被命运碾压着,却又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。这让我想

起余华的《活着》里的富贵,“活着什么也不为,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”。张选是数亿进城务工人员生活的一员,他的生活“平庸而凶险”。

农民身份,总感觉低人一头,让他们在城市里天然存在一种心理抑制。即使没有歧视,高楼大厦与黄土地的巨大差异,农民阶层内心天然的怯懦,也让他们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弱势。小张,是我们身边极其常见的群体中的一个。站在路口、桥头揽活,操一口方言开出租车,跑外卖,饭店当服务员,搬运工泥瓦工,他们几乎无所不能地闪现于苦累一线。

开头的“流民”,可窥出作家对这一阶层的定义之精准,那是基于几千年历史的沉淀做基础的。与固守一地一城的城市市民、工农工商、白领阶层相比,占据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是流动的土地、流动的风雪、迁徙的鸟儿。摆在他们面前的城市,是壁垒也是机会,爱恨情仇,悲欢离合,全部暴露在城乡之间。

未来的农民归宿何处?不屈服命运,挣扎在求生之路上,憨厚的张选这个典型人物,应该有条件进入文学史,好比孔乙己可以代表一个阶层。城乡二元结构,这种天然的城乡对抗,对农民形成了身心挤压,作家该如何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?在“尾声”里,赵瑜说——

到目前为止,一家人户籍依旧滞留在长城乡,他永远当不上所谓城里人。他依旧是一个“万能”的作家协会临时工,一家人依旧挤在铁梯维修间,永远住不进新房里,还有月月给儿子新房交贷款。他手头上没有什么值钱货,只有一把充满力度的折叠式瑞士军刀,所幸尚未嗜血。

离开人民性的丰厚土壤 作家将无枝可栖

没有宏大叙事,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,没有大的矛盾冲突,即使那次买刀想杀人,最后也没有喋血都市大院的张选,一个农民平常甚至琐碎的生活记录,《长城小张》是相当一部分中国农民寄居异乡、向往城市文明、寻找自己新生土壤的一次记录,他们游走在城乡之间,有故乡土地的牵挂或倚靠,又受着城市浮华旖旎的诱惑。出身卑微学历低,缺乏资本支

作者简介:



吴修明,1966年11月生,山西翼城人。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,山西百佳新闻工作者,原三晋都市报副总编辑,现供职于山西日报新媒体。